太函集

太函集卷之一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序十四首

送吳先生視學山東序

在憲令凡遣使出視學必察之三宮宮守問天官文學問大宗伯吏治問御史大夫皆曰可然後以 璽書命之其周慎如此丁巳議可使山東視學者皆言吳公公御大夫謂主爵曰自吳公引籍垂二十年其同籍之士往往致尊顯而公猶在執戟柰何復出居外哉公固請行遂受 詔諸吳公弟子相語曰陶氏

宜殖匠氏宜木公固宜山東山東蓋禮義之國諸儒淵萃其間即三者一詘焉惡能尸儒宗而勝其任也公固宜山東公所善客有居上坐者騷然笑曰善乎公等之言信知重齊魯而嚴先生矣惡睹先生之卓举者哉　明興始命官視學必慎擇而使之故先世得士爲盛今之以儒術進者豈不斌斌要以行取苟合功取速成視昔之擇地而行逡巡退讓者相去遠甚何故哉舉世務巧宦無論三者之汙隆或掠虚譽或藉故資業已南面爲士者師矣第令討多士而詢之使之循理守正躬化之謂何先生涉世之末流而

皭然不滓以材取重不暴其長勞深功多不旌其伐
奉身而就落臣之節豈不翩翩然世之賢大夫哉蜾
蠃螟蛉非類而肖以先生視之其不速肖者非夫也
善教者躬行爲上科察次之顧譴舉失宜則四方解
體令之典學者市恩滋多即五尺之童曾不能抑首
[illegible]業比行縣一切置博士籍中遂使閭巷少年未卯
而求時夜及遇合而仕鮮不驚發以趨時其始進者
輕矣廐馬始駒弛其銜轡及齒壯有竊轡而奔耳惡
能閑輿衛致千里哉故使馬之泛駕不馴者馭馬者
之罪也使士之凌節惡進者造士者之失也語曰周

之士貴秦之士賤秦急功利則自賤而人賤之乃令顓蒙之徒且得與諸儒齒章甫縫掖一何紛紛又烏足貴夫齊魯之間古所謂東周東秦也追俗尚辭先生固將使之自貴邪抑賤之也昔叔孫通徇世而兩生堅不行實其言足以與禮樂當今之世得無有若兩生者乎願為之推轂以先諸儒彼將靡然顧化矣公曰唯唯命小子操牘載之

送劉大夫按察貴州序

子成為法家言循理無害其游知交皆推轂子成會城京師子成為植余得子成同舍云居無何子成遷

下大夫部署貴州兵事諸郎相語曰劉君祭何棄屍僻遠世豈鮮知君者哉頃匈奴數入邊又島夷竊發東南騷動四方不無事矣於是簡異能之士置職方且有所用之也誠得嘵嘵習知兵使坐而策之直振槁耳乃令取具官語未效業已奉檄去獨不能爲職方地乎汪道昆曰固也諺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資不逢世而卑疵就功劉君寧詎能乎職方主兵謀世所謂一切危事然而薦紳大夫好倜儻之畫策往往以言兵顯此亦豪士之資也顧機格勢禁謂子成何當今之時士比周取容而衆忌諱徙

畢畢恭謹此得保榮名完好直言奇節之士卒於不振此其大較也今之職方豈不難哉自中國久厭苦兵約法盡解一旦簿責之士且不能什伍又惡能算故諸郎居舍中鮮不兢兢於當世之文罔且官薄人得以撓吾權其濟則亡功不濟則從而議其後尸祝代割而傳其罪危人卒之蒲伏委蛇士有裹足而逝耳子成居常引當否有國士風又材能高即得久留內蓋有足術者然負俗獨行義不取苟合此亦有所憤激惡能愉快勝任乎嗟乎舉世務巧宦使子成詭隨俗僅僅取充位卒無所發明孰若守藩臣之上

務吏治烝烝必遂其志哉近多懼遠多緊其居使然也往苗民反楚黔中自操兵督府界部中闘士始得稅甲此徒有司之討過而流禍無窮今天下紛紛氏得休爲幸余聞蜀諸夷亡命僻倪山谷間不備且爲貴州患誠以劉君之重塡撫之可傳檄而定也夫嘗偏師之任無亡矢遺鏃坐弭兵端此其功不在小昔賈生請試屬國學士志之不忘文帝雅不喜兵三表五餌之言卒不入生以彼其材徒快於一試則憤鬱者之爲也使世無賈生則已即生在宜以爲請豈薄貴州邪夫宛有善馬千里材也雖飾以繁纓啗以棗

騏縶焉足而羈之何謂善乎即置之下乘不能盡其材宜不千里耳視縶足而求前者為猶賢也子成宣言曰韶亦何以語大夫而得當涅生乃幸聞平生之言顧韶於貴州何如願無貧生耳

送袁大夫序

漢汲內史黯以莊憚武帝帝嘸黯出黯淮陽黯辭帝不許語在黯傳中嗟乎士業已倍親而仕國當仗節臣下唯上所置之耳內之揖讓人主之前抗直言決策天下事外之填撫百姓務孳孳得民和所在効命無逃也當黯時帝求治甚急使黯日侍中強諫此

誠於漢有功即淮陽治亦踰人臣之責深矣何望之
深爲袁君除給事中數上書切當否　上以爲能居
無何拜閩按察部署建安兵諸袁君故人曰人言袁
君亢直不得久留內果然袁君謝曰愈待罪諫議
上不知其駑下擢愈大夫之列方日夜懼無以奉
明詔顧託君何見之誖也余曰嘻果若袁君言閩不
足治矣故事中郎隷諫曹循資遷轉秩滿擢與等以
爲常精令出典藩輔從大夫未行徧心者不無少望
於是挾忿悁之節以鷹擊毛舉爲治何紛紛也今天
下之綱當密矣文吏務深詆操下如束濕薪監司主

郡縣之平奈何復以戚氣掠治之邪余習知袁君無吾乃今出居此顧安得此長者之言聞自此解事矣建安跨閩越間沃野千里民重為邪善地也其俗豪健羨費出不貲余聞彼其牧長節廚傳稱上官威訐不下數萬緡稍損減輒流責之上官往往訾勿問即民無知觸上禁一切以文法繩之躬化謂何耳袁君居常折節為儉號清白吏乃今日攝民疾苦可無念此哉無亦屏去紛華敦朴為閭里率明約束宣言諭長吏務省繇費以便民撫循之界無踰此者當今之時士去尺籍郡國不知兵顧征求日急江以南多

罷民即撫馭失宜一夫僻倪四方不得高枕矣往年
袁君監兵滿四奴遂上便宜事其大指務在寬徵文
之責捐不急之費言亹亹可釆也乃今受　璽書擁
兵乘障塞若持左券以往非直託諸空言而已鄉使
帑一面之尊保百姓無恙此則任職無缺袁君之志
得行即今所居地下建安數等於袁君何損愈足以
顯袁君爲人耳袁君有同榜之士十餘曹並列朝寺
聞袁君且行謀以文贈余以次當受簡遂持余論以
諗袁君

送方民部還留都序

汪道昆曰方叔子豈不逡逡躬行者哉其涉世何跲踔也始遷度支郎則以故東平當下吏盖彊事耳部使者報曰　高皇帝法公罪遷官勿論乃不逮故東平而度支籍業巳削叔子名代者入舍朞月矣憾者猶然不舍盖三歳而後論定復其官嗟乎屈賈不得志於楚漢則直言高論為之跲叔子逡逡躬行何跲踔也客問叔子狀叔子謝曰　上督過彊吏連逮臣其言必逮者　明詔也言不逮者　王章也兩端各有所當於余小子何怨德邪留滯都市長者厭事下車存之則閉戸繙書意甚得夫耿介者多忿悁之節

朝聞聞而夕飲氷若屈賈是已叔子入弄之彀中其得免者天幸耳居常訢訢置怨德勿問豈若是褊心者之爲乎要以楚漢卒行其間屈賈抱憤終焉乃今公卿大夫猶能平叔子於朝憾者義格則其所遇視屈賈賢矣叔子謁行抵鄉大夫受筴曰今日之事豈人固求多於不佞哉不佞獨行冥冥抒當世之固固其所也今行矣願聞繩墨之言鄉大夫曰楚人得和氏璧以爲石也三抵之及以璧聞莫不按劒相眄矣叔子曰善吾寧玉質而石章曰豢豕爲酒禮成而不亂得矣惡用玄酒而汙尊叔子曰善吾寧設醴曰尺

有所短寸有所長無求備也寧爲尺矣能復爲寸邪叔子曰善吾寧舍短而從長道昆進曰歸休乎大夫叔子免矣

李民部考課序

李子爲郎考課最　詔封李子父毋視李子官　賜璽書如故事初李子治粟昌平會匈奴大入大將軍仇鸞將諸將兵數十萬軍昌平歲入粟菫菫耳鸞軍食少皆倚辦李子又鸞軍吏黨鸞權横甚人人爲李子危李子審便宜餉士不絕卒能得士心無何虜遁去余每談昌平事未嘗不抵掌太息多李子能也嗟

乎漢々謀臣高帝論列侯諸將惟勃可屬大事其言
率有味乎世所謂有口辯士好奇偉倜儻之策居常
畫天下事直反復手耳一旦變起則狼顧不給安足
用邪乃若質行長者之士多齦直退讓即有緩急可
坐而策之此亦有所操切非苟而已也余雅從李子
游李子醇謹盖逡逡篤行君子矣及其決策危急之
秋振紛糾之難雖古人何加焉驥服轅下按轡而方
軌常馬先之馳不測之地發跡千里而後其良可知
也若李子者所謂重厚可屬大事者非邪當今之時
塞上數苦兵輸卒道斃比歲饑民困徵發益甚亡命

起椎剽齮齕郡縣間此其發難不難尚安事虜夫減科費則闕士困歛急則民困而皆傳其罪度支其任職若此之難也昔越用計然策卒報強吳句踐遂霸計然說士耳且積著之理不足術也計然顧得意於越乃今用事諸臣豈少計然等哉即局促乾沒為能則因循為務則有司之過計柰國事何誠能部署錢穀所出入罷箕歛之術捐不訾之費務損減以紓罷民治平可翹足而待也余謂令甲郎吏能其官比三年考得官其父母不可謂不榮矣使李子任斯術彼事功實著於春秋此其歸父母顯名非直賜級榮也

請大夫曰善伯玉故李子同舍宜伯玉知李子云

送縣博士陳先生之胙城序

陳文學再入歙居三年　詔文學往教胙城初文學在諸生中輙受知徐相國余遇文學相舍相國目文學語余曰吾入浙乃大奇陳生使生得對公車累數萬言直抵掌耳乃令守縣博士其謂命何及胙城之檄且下諸文學弟子相語曰先生力能得之相君恥借貧巧宦於先生得矣即相君舉所知擢異等豈遂為過今之南面為人師者不必皆良往往須歲計徙官猶然得善地先生義甚高其有功吾黨最大顧循

貧旅進僅得胙城論最謂何耳相君獨不能爲先生地邪汪伯子曰固也以先生之材苟得其志即析珪遡敵（？）足道哉世之悖于故舊務振士之窮宜無出相君右者藉令推轂文學文學之志得行相君何不爲也今制非召對公車者不大用方取辨科格何論異材即能爲文學先談且得掌故顧多所擁閼其何以匡世立功如以文學官薄因相君而求善仕焉則文學所自負者盖有足多獨柰何干相君之權而枉尋直尺爲也夫功德未立孰若不朽之言故虞卿非窮愁不能著書史氏直以爲幸誠能以論著顯豈必

懷相印而後可以取榮名文學彊識博聞志在述作乃今阨於下位相君豈不能先後之無亦納之窮愁使之卒業愈益力耳昔人有言詩書隱約欲遂其志者之思也文學果能極思以求其志遂成不朽之名則其所就業亦多視功德相等埒乃若一切利達於文學何加焉昔吳公重賈生言之文帝有項帝入絳灌而疏賈生生沮于讒文學拘于調其利鈍可逆覩也相君胡爲乎吳公之言假令絜力度權生安敢望絳灌要以高論當世學士于今志之則生賢矣相君暨文學者深雖拓落置勿問卒之士附而名立不待

相君而知名吾知文學必不薄胙城相君可無慊慊也余入東海諸郡其山則天台絕奇然而王者不封方祀不載直以蟠極一隅閟而不顯若詞賦所誦仙靈所都不以典誥而貶陬區人亦宜然顧所自託何如耳文學產天台其形勝習矣夫以天台之倬詭僻在僻遠且與方岳相雄又惡用視三公覲諸侯乃始爲雄也文學且行同舍聞君善余言語門人曰嗟乎二三子且不知文學惡知相君於是帳具東郊請余言以告御者

送房山文學序

老子曰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推行之孰此其大經也三代尚矣秦漢以來其間雄傑弘辯之士可得而言往往涉世之末流卒擁關無所遇若賈誼董仲舒揚雄之屬以彼其材而持國秉政其功用何可勝道哉資不逢世阨於下位使與當時之善仕遇合者比智量力不可同年而語矣要以屬書離辭學士志之不倦所就業孰多邪且彼皆世所謂異能之士其嫻於文學蓋天性也豈天授之才美而顧阨其功名之會哉古人以論著顯大都誠壹所致則困欝者之為也上之決策人主之前脩太平之

業下之屈首閭巷勤成一家之言直所趨異塗有遇不遇耳至如學術以干當時而功見言信豈非辯智之期泣顧溺世無知名徒浮沉倚俗取充位而已豈若博聞彊記引作者之繩墨乎哉夫文學余曾大父行往余言著書于文學則文學嘗然納之矣文學講業吳楚之都浮江淮登太山梁父乃詣　闕下受京兆博士七年遷房山家貧官薄然其雅游皆天下有名公卿也嗟乎以文學之賢曾不得掌故徒執功令出入郡縣閒其遭世若此之難也房山涿鹿之鄙何必文學哉余惟房山僻小今文學往教無他端誠能

無忘其所論著此卒業不難於文學術矣文章經國
大業不朽盛事日蒸益遠遂成文學之名則房山地
惡蓋有是多者乃若拘學牽俗務取一切非有所選
述類當時者精令擇善地無爲也賈誼董仲舒揚雄
仕漢多流落不偶二三君子不以其故廢文學行
矣

何公遂括蒼序

何公以安卑入京師則公子大夫就舍始也先是京
師饑甚大夫方佐鄰公在大梁丙辰穰丁巳又穰且
厭厭然露積笑丈人者十餘曹則周秦吳越燕代人

也以千貴養國都中挾日則相約出游以次供具遊爲詩會公自大梁至幸公與俱公曰如約公之先世究乎人究乎父老爭踵門面公謂公等爲會杖履相錯於途途人謂之人瑞即五侯七貴不足多也既而公欲東歸急丈人行謂公子且謀最公得賜歸視子官奈何以得去公謝曰某衣褐來亦衣褐往耳　天子持三尺法校有司孺子待罪有司法無害則孺子可幸無罪而吾亦有榮名褐可也不然則惡聲且延我謂冕衣與何嗟乎京師游俠届耳其所習見者顯榮之侈事赫赫者之爲也公出巖穴且來不旬月趣

去僻務引其子於正義視顯榮赫赫不啻弁髦此輩以紛華盛麗說矣公行有日丈人行謁禮官檄公受一命之服如　詔令余聞而太息曰公去余甚慚於大夫昔在癸丑余奉家大人司馬舍中會歲饑曾不能備甘毳往家大人喜賓客獨時時閉戶繙書耳及余不得三年考家大人著田間冠去鄉大夫有留行者家大人程督不肖一如公言顧不肖所以稱家大人者不公子若耳夫事親以養志重則口體爲輕吾於口體誠焉無論志也吾故甚懟於大夫云

送林使君序

余客林使君所召日者汪潛夫筮行潛夫釋策告曰遇泰之明夷大夫行矣撫時之昌操德之正行孰尼焉余曰否否余受易於恬叟叟之言曰休否則易保泰則難否泰友其類矣其難易相詭何謂哉乃若涉世之艱困不厭亂顧誠得社稷之役以身振時之危決策而君行之布令而民徇之將息肩之不遑何有擁閼故雖鉛刀猶能效其一割豈必干將及功成治辨之秋民志定矣曠日既久相沿於因循漸漬於苦窳一旦陳其利害雖持脉論戶說之聞者有胥而無心鮮不逆耳故漢文非不聰也絳灌非壬人也賈生

之策卒於不納豈不以漢德方盛胡爲乎危言而闕於事情故患者傴立白首醫門齊王貌榮而扁鵲之言不入危者可與圖全安者難與慮患此安危之介有省不省耳夫否之悔則泰矣泰之貞乃兆否焉其幾之先見者較異天地閉賢人隱大人否也乘時而作則休否矣否而亨也不得則蓬累而行得其時則駕無他端矣當泰之初吉士彙往進於二則功用既與即委蛇斯時豈遂爲過彼持昭曠之識將摘其瑕釁而彌縫之猶之行爵無算賓主陵遲一夫宣言座中行法酒以護其慢彼將不堪有納屨而逝耳　高

皇帝修太平之業　今上欽若前烈之長治久安千載一時也乃今吏不變法民不易俗懷安安矣而兵端孔棘力詘舉贏時固然也將攻敝而鼓之急則不調緩則不振用事者非中行之德惡能愉快勝任乎頫余謂急寬頫而不軌於易教德爽則占蠱蓋離祥非吾德也行將安之游夫避席曰惟然之從各有所當大夫避舍其君侯當之余曰固也良弓為箕良冶為裘百里之命平治之箕裘也海内亦積聚之區其民侈然泰矣使君調其舒疾而壹稟於中行若執鸞刀和而後斷政有經矣秉中以保泰唯使君能於

余何有須使君奉　詔且行余以昆弟之戚戚使
君竊自附於贈言之義遂敬進曰使君藉有土之庸
將致身日月之際其先貲自獻必求所以當吾君顧
世儒闇於大經而多所誚讓直以緘口爲皷批鱗爲
奇將謝畢疵之議有犯無隱不顯之謂何矗而翹之
又不急爲則不顯之云也斯其得尚於中行故雷同
不可以爲和運方不可以爲滑褊心則無衆蠕壁則
敗謀比周則沈於驩局趣則傖於惠屏四者而劑其
中可與保泰故曰于食有福使君以之筮有常矣使
君行乎哉使君謝曰易教閎廓深遠僕寧詎能大夫

幸而教之敬聞命矣載筆書之命僕負綏而去

黃氏建友于堂序

休寧諸黃最鉅而長君榜少君楹以積居傾縣中乙卯冬十二月乃始治友于堂新安多世家彊盛其居室大抵務壯麗然而子孫能世守之視四方最久遠此遵何德哉新安自昔禮義之國習於人倫即布衣編氓途巷相遇無論期功強近尊卑少長以齒此其遺俗醇厚而揖讓之風行故以久特聞賢於四方遠甚非苟而已也世俗闇於本始甚者昆弟爲訟甚狀族之謂何故道有污隆而興替係之矣余馮叔久之

戚習知黃氏伯仲絕賢長君少孤而遇少君誠厚欲食非少君不甘長君持家秉少君亡敢干長君讀書非受成長君少君輙未嘗可否事而長君謂少君先君子抱處士之義攻苦起家敦朴爲子孫率雖以貲雄猶不遑識建置直以望諸後人耳顧吾兄弟師先世之儉惟孖裘爲兢兢乃令家故業守而勿失是天之幸我先人而不蔑其孫嘗也獨居第湫隘猶然退讓謂先人何抑亦何以觀於後嗣少君曰唯唯遂諏日爲堂請名於余余惟張老頌獻文子之室學士至今誦之要其歸且以聚族非直侈輪奐之美爲富貴

容也余嘗讀斯干之詩以兄弟爲稱首其言藹有味哉夫子孫自曾玄以下若不知者何人雖至渙散本之自出則一人之身耳故祖考之視後世譬之百體豈尺寸之膚不愛邪本支百世自兄弟始先河後海之義也藉令宜言收族而骨肉內卻將安用之必門內之治訢訢愉愉斯其合族不難此令兄弟緝緝有裕非虛語矣黃氏兄弟雖甚即治一室猶推祔其先人其作法者甚善後之聚族於斯者無忘其本謀百世如一日則其福澤豈眇小哉故命之曰友于堂竊比張老且爲之頌頌曰於昭有黃之子肯堂仁義

爲麗丹刻非良于以烝禋祖考既覲誰其樂之壇壝迭奏于以居處棣芎斯茂誰其纂之五宗輻湊昭茲來許瞻彼堂構願言嗣徽百世無斁

送陳使君守蘭州序

自古文學之士往往喜言兵非習兵也居常自負其有人固未嘗奇之於是挾其感憤之氣幸得當事而發一奇焉若漢賈生魏陳思王是已彼抱竽而舍瑟越樽俎而治庖人則怏怏者之爲非始願也河東多豪傑喜兵陳使君獨善文辭未嘗論兵事會吏貿遷鄙長吏使君得蘭州夫蘭州要塞之國犬戎在西匈

奴在北必習兵者當之主爵直謂使君生河東使守可也使君爲儒林循吏語在部使者疏中余觀使君則彬彬者矣使得遇合非謀議之臣糾綱之役乎哉五十始爲大夫且在西鄙所用非所習謂使君何古人所謂才難非才之難也才而遇合之難也御人嬖而國色下陳駑受繁纓而驥伏櫪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固然矣如使淑女必妃良馬必路彼之歌文王誦伯樂者徒虛語耳豈世所希覯者哉嗟乎今之宦學難矣馳驅則賤詭遇則良吾欲以吏事與吏事安可與也游言多和法言寡和吾欲以文事與文事安

可與也使得一當要害為　天子守四夷即不能繫
單于之頸斬月支之頭視彼大而無當者似賢矣漢
武帝拓地西北開張掖酒泉諸郡諸將有尺寸功者
侯之乃今諸郡之繫於蘭州猶綴旒也守者能捬衆
威敵固吾圉以備不虞即不侯其功非尺寸比使賈
生陳思王在寧詎無意乎秦越人以禁方游列國其
為醫屢遷然列國之人遇越人者無不生活其業精
也晉以詩書將卻縠豈必習兵使君晉人何讓卻氏
茲入秦則越人之為小兒醫耳往使君病痁七日始
痁痁方甚臥內誦備邊封事亹亹數千言大要皆西

鄙事兵家不能道也其後五年蘭州之撤且下然則使君之勲業其將自西起邪使君西矣

送藩大夫成公之山東序

職方氏言天下之要害二齊楚是已由河入于淮則齊扼其吭由江漢入于海則楚折其衝齊楚以地重久矣然王公易地而守其設險不同剸裂據楚上游蓋用武之地當分崩離析莫不按劍而爭啖之今則否矣　文皇帝都燕輸江淮之粟自山東入此所謂襟喉之國豈唯什二而已哉臨清則山東一都會也其地控南北之漕且於三輔爲表裏　詔以執憲一

人部署之頃聞者自匈奴來謂虜且覘近關臨淸不可不備於是推賢益急兢兢務得人焉藩大夫成公分部荆襄積勞者三歲矣公當謁　天子考臺臣請以藩大夫留重地書奏者三無何公拜山東之　詔楚父老憮然曰公在楚則楚重在齊則齊重取重則齊楚鈞耳臺臣三上書而不得請主爵獨不爲楚人地乎既而公與守吏言余得當山東蓋惴惴恐懼抵諸長老受筴以行長老謂余公爲東道主第飭廚傳無失使者驩足公事矣彼中貨殖充溢其民不煩有司公還飯耳余聞而竊疑之果若所云則候人事也

官守之罰何彼中尺籍空虛登陴之衆且不能給即有緩急恐在其爲備邪余將簡什伍之士使習兵籍比閭之民使戍守此封疆之事吾事也此而不任吾懼也已守吏退曰善乎守官之言公在齊猶在楚也令之善仕者寧得過於境內無寧失譽於四方朝而稽車夕而秣馬彼之官猶乘傳耳何備也公未及下車孳孳爲之畫策假令無所擁閼公之志得行是足以伐蠕蜸者之謀銷積薪厝火之患東藩固矣夫京師猶元首也齊楚則左右手耳右善捍則左無患故捍先右戍先齊齊重則楚重矣公治楚之政成功德

之在楚者足賴　上方東顧非公不足以當之蓋德公慎齊以重楚乎公焉首既東父老號泣轅下以守吏之言白公公曰唯唯

送次公赴江西序

諸方伯部中分置按察奉　天子約法分部而紀綱之獨佐按察者一人無分部主尺籍而已　詔補江西佐按察者則次公當行次公以材重司空列卿可翹足待也主爵以次公出彼且有所急故且為置之輿區授之便事則人人能矣謂次公何余聞諸職方天下之要害者二由河入淮則山東扼其吭由江入

海則江西折其衝　國家自山東漕江備山東者甚具其利害可覩也自東南暴師獨江六安堵如故居者晏然彼其東引吳西距楚比年徽歙大衆往來彭蠡閒不可不備藉令自謂無事緩急何賴哉太行之阪轟轟然曳踵過之奮衣而爭道於衢鮮不失步戒心亡矣余觀次公之所决策獨見非常之原坐而鎮之非次公不可也今之操吏治者大都以程督論報爲能而封疆之臣又率用兵謀顯假能簿責羣吏片言可以解紛直匹夫匹婦之澤耳冠軍論最猶或以爲不祥乃若居邦域之中而有備無患則保民之治

也汲黯在漢使之按吏議獄孰若張湯拓地開邊孰若衛青霍去病要以正色而尊社稷則惟黯能驚爲界百不如一鶚非虗語矣嗟乎世方以文法繩下下之人亦以文法應之遂一切取辦程書卒無益於民治黯之任職無以踰人其所以取重當時唯朴忠耳此難以文法得也次公往往喜言吏治務得境内心不煩有司而較若畫一文法省矣彼其乎尹直亮之節視黯何如哉果得一當黯庶幾乎社稷之臣於江西乎何有次公喜曰生平慕長孺爲人善乎孺子言之也使黯而在願爲推轂不辭焉

送蕭將軍赴南海序

余觀司馬之命將豈不兢兢乎哉然皆見兔而顧犬耆耳比歲島夷犯吳越則備吳越犯江淮則備江淮既而犯閩海則又備閩海夫備弛則來備張則去此寇情也寇至而備失先事矣閩於南海不啻脣齒乃今先事而備南海遣宿將都之而蕭將軍益封十萬戶自郢襄往夫封疆之臣各以其時用職無事則據方岳正部伍修疆場之守有事則坐帷幄蒙矢石為社稷之衛其功一也然而緌纓組練孰若緩帶之雍容枹鼓旌旗孰若樽俎之揖讓百戰百勝孰若不戰

之善也乃今以善之善者責在將軍將軍勉矣今之閫帥位當方伯萬戶侯當二千石其所部同也即使閫帥得人萬戶皆用命則百夫之長可使效死尺籍之士可使知方境內無患矣使徒擁名號盛威儀儼然與方伯爲伍即有緩急則瞪目直視而曰吾上有將率有偏裨吾下有部曲吾無能爲也則是世祿者終不可以干城廩食者終不可以受甲乃復徵發召募而翹首以望四方是粱肉不可以樂飢必責藥石以求飽誖亦甚矣余嘗主諸將籍其論將與人殊巧給之士輕如鳥舉捷如猿猱則人以爲能此匹夫之

智師之弟子也乃若深中重發退然無勇智之名人亦將以衆人畜之耳及其量敵慮勝畋然不爽則師之長子也其卒也輕佻多敗而深重者數有軍功由斯以談亦華實之驗也余入郡朞月耳故守備金陵趙君以能擢去將軍繼之無何將軍亦去然而將軍削雕爲朴無智勇名至於决筴蔵事往往有方畧盖庶幾深重者將軍去南海且有備矣余乃今而後知司馬得勝筭云

太函集卷之一

太函集卷之二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序十一首

送方伯游公序

余觀方伯游公者則古所謂才大夫哉初公侍禁中有直節出在分部又以豈弟得民頌之進監司不期月而刑錯公所至誦義更僕未終然此皆其土苴耳游公謂否守固多吾才乎吾方以才爲贅疣惡足多也守昆唯唯退而深念曰余讀孟子書其稱才者辨矣夫才因應以成務而一本之性情彼以才見病者

為不能盡其才非才之罪也當世之論才者二下之在於利達而以巧捷辨給為能上之在於名高而以皎皎者為奇節此兩者皆非也抑或瞬然於聲利之間亦既有樹矣有所激發不能不用其所長含殼率而從所長不能無生得失此無他無本故也至若本之性情而因應以成務才何可廢哉公為此言則進遠之心也夫操斤而斲刃必多傷惡斲而廢刃何有成器假令廢刃始為無失不有郢人之堊者乎方其運斤成風非不用刃也得之心而應之手游刃且有餘地庸復何傷當斲之時彼其所見者唯堊耳無

刃也用刃者忘其刃故滅至而不知用才者忘其才故順事而無迹然此者成於習安於故非朝夕能也郢人往矣向使受業郢人之門兢兢然不失尺寸即不能滅至何憂血指哉作之不已習而安之則斤可成風至可滅矣故曰不學操縵不能安弦才亦宜然顧所習何如耳論道而至周公孔子何論郢人周公不以才美而隕名孔子不以多能而貶聖有本則然也學古之士誠能無用其德慧術智而壹稟於中和獨覩昭曠之原而勿忘其所有事及其發皆中節尚安事才以此考衷內無夭損以此涉世外無人損此

郢人之業也此則公所有事將振其瑕疵而修之味乎其言則進道者之心非貌言也居無何公以方伯赴閩海閩海方有緩急　上擇才而使公公且代大匠斲矣如使公斲其於滅至不難閩海無傷也使公得志守昆願受繩墨惟公所左右之

送憲大夫劉公兵備四川序

昔在庚戌盖聞職方三大夫云是年秋虜薄郊關外司馬方待罪不知所裁乃一切倚辦職方惟所決䇿三大夫者桂林王公南豐江公潮陽劉公也王公任城守日與登陴者俱江公關說公卿貴人間請受方

[illegible]引當否獨劉公部署公事居舍中公乃為司馬上
書召諸部兵皆來會兵至　上日遣中使勞諸將月
十餘曹中使持節大呼司馬門必陳兵衛而後往司
馬大困則以劉公委之中使爭引公禍當請　上前
數當事者罪公曰諸臣固願見　天子願乞一言先
之中使乃憚公聚司馬門者悉散去頃之四面兵集
皆就司馬受成公為之分部伍布要害軍聲大振虜
乃亡其年虜深入亡功則三人者力也夫以縫衣之
士抵掌而談司馬穰苴易與耳即有緩急輒瞪目而
視傴身而趨談何易也劉公初試為大夫固未嘗親

戎伍之尊服干戈之教也一旦行急内明臣節以抗積戚外主兵謀以濟亂略即三人者一體此其卓卓者哉既而劉公求出爲藩臣其後十年始以憲大夫與蜀以西兵事檄至楚公不欲西公所善客二人各以其私語部吏一客曰公家食者五稔心竊竊然安之爲郡中若兵公避地而出非公志也夫巴蜀陝區憲大夫重職於公豈薄哉顧公有先人之丘墓在潮陽去蜀不啻萬里世守謂何耳一客曰古人得志澤大行不得志則龍蛇各以時行者也乃今南北梟陸彌事未解使公在事庶幾其有瘳乎公將起而[illegible][illegible]

允乃使居蜀夫蜀者天府之國也公材如此而用
材如彼公其將爲龍蛇也哉部吏曰否人臣之義無
所逃於天地命楚則楚命蜀則蜀獨奈何遠萬里而
倍之當漢武帝時驃騎備胡樓船下粵不無事矣及
通西南夷也則司馬相如遣焉蓋將使橫目之民莫
不回面此王者之度也　明興去漢德遠甚邛僰之
屬悉籍而閭伍之今公所部是已蜀有大役部中告
勞必得紀綱之臣舉目而去其疾苦此漢武所不能
事相如所不能談也嗟乎今之在事者豈易言哉朝
而告急夕而告捷程功受賞率一歲而累遷顧四郊

之壘日益滋多冠方睥睨其間饑則麇至飽則烏舉
終不能制此其故余難言之矣藉令使公當事將貧
俗而反其所爲顧公之息壤果安在也昔所稱三大
夫者非世所謂利器乎哉無何王公以得罪去江公
以材見重官列卿然亦竟去獨劉公深中重發故至
于今得完斯其成敗利鈍可睹而知也譬之庖人之
用刃扞格不入則刀不割而刃全假令肯綮未會而
彊以刃投之折矣彼二大夫者所投無乃類此然則
以公入蜀豈直以肥膞齒之哉養其刃將有所投也
乃今大軼未解公獨善刀而藏之可乎二客曰善則

以部吏之言告公公西矣汪道昆曰余在職方聞諸
同舍郎談劉公事甚具出而守土公方以簡命入部
中公有惠政江漢父老往往能言之余不具論公方
以兵事往故余論兵獨詳焉

送劉使君東巡序

御史大夫言部使者按山東及期請代臣聞自河北
及山東不雨民多流亡願得才御史遣之臣徧觀所
部諸臣宜莫如劉御史於是御史受　詔以單車赴
山東御史所善客過高陽生相與論山東事高陽生
曰自有虞氏東巡狩首事岱宗山東多王者之迹其

民洽于仁義閑于禮樂豈不決決乎哉然海岱之間其地利足賴故齊得什二則自古稱之　國家並建兩都懸衛以繫萬國山東東望碣石南望秣陵蓋心腹之隩區轉轂者之門戶也六郡良家子大都習騎射結客而游乃今年穀不登其民易動當事者為重地計則以御史君往耳客曰公將為御史吾決策者何高陽生曰自天子不巡方而使者出然則使者之所事事天子事也天子以威福馭天下議爵賞詔執秩議刑獄詔士師使者監方伯部中以一人任其操柄其權重矣假令席威福之權而操下太急則詆事

者去一切以道心應之及畢事而釋吾權且從而顯
其後抑或多所假貸浮慕長者之名卒之衆悅而名
章高位可坐而致蓋善仕者之爲也夫巡狩之事載
在王制者可攷而知務在科察諸侯脩廢讓以明好
惡而已乃今廢讓在　朝廷而科察在使者即使人
得以干其操柄科察廢而廢讓不行其何以佐百姓
上方用言官議詔執憲察有司賢不肖狀籍其最甚
者以聞於是聞者兢兢顧自洗濯以避鼎鑊夫使者
奉　天子約法涖方岳以臨百官乃若讁舉有司固
其所夙夜者也顧今善或不章惡欲不揮至煩　天

子之慮而以　明詔詔之使者之任職謂何耳夫嫠猶恤其緯況　天子紀綱之法乎哉願御史君無失使者權山東幸甚客曰僕聞山東饑民有菜色願與御史君休息於寬政何論權高陽生曰若客所言則良有司事也昔虞帝子民如父母豈不孳孳拊循哉其覲諸侯一以削詘加進爲務主權尊而民治起矣譬之牧馬圉長察馬之肥瘠以課圉人之勤惰即日月一至芻牧善而馬肥假令惡圉人之不共而以身攝其事則一馬飽十馬饑矣故知牧馬者可以牧天下去其害馬者是也此安能去權哉客曰善僕願爲

紀介請以是效之御史君

李毋晉封太淑人序

今上有事明堂　命大臣一人督木于楚蜀黔中諸部會司空告急有司不共命者輙下吏議之於是人人自危不憚徵發以逭譴責諸郡騷然矣時御史大夫李公在楚尋以公督木進爵二階公宣言曰　上有大事有司何敢不共顧此非常之材豈一手一足之任也無濟於事而輕用其吏民是治絲而棼之耳乃寬文法務合境内心於是重足者始自安而趨事無敢後有頃則四方之材畢至視觧額有加當此時

公蓋三年往矣天官上三年考　上最之公毋乃進
封太淑人餘如令甲公意甚得潦潦然如將不勝客
謂道昆公意得者何也今之列卿或綏佩朝寺之間
或安居方岳之上往往坐致高位何必三年乃公勞
苦而功高居三年而爵不加益何意得也嗟乎客言
過矣夫計日而受餐工人之事也稱物而受直交易
之道也以此而概諸中材且不可況其卓卓者哉且
人臣之所夙夜者非直明臣節而已子職在匹夫易
揚名顯父母者之所為務也彼倍親而仕者即嚴
矣曾不能逮其親然或顯而逮其親曾不能著功實

立名譽斯二者人子所難矣顯而不譽雖尊貴無所
芬華自有道者視之直弁髦耳乃公之勲業在　朝
廷德澤在所部譽延其所自出且於其身親見之臣
子之義於今無兩此之為顯不有足多者邪余聞太
淑人春秋高且貴重矣居舍中猶親婦事終歳茹淡
以為常公退食必待毋餐日晝所為必以告毋故公
所就業多從毋受成以毋之賢蓋有足以自顯者矣
乃今工師未畢事司空未論功彼固有所待耳即使
畢事而論功公必上賞然此者豈公所愉快者乎藉
令　上之大事不終則其澤不下澤不下則毋之賢

不章公且憱然懼矣顧今以勞集事程功而慶賜行焉恩之所推則自毋始毋有梱內之德幸而聞諸天子之庭著之　璽書授之象服毋之聖善矣無以尊矣即析珪連璽惡能以此易彼哉夫奉檄為吏或者猶然喜之觀於古人而後公之意得可知也客曰善雅聞公謂子有辭且言之　上今聞子之辭庶幾乎得一當公矣請書以質之道昆敬諾

送蘇使君考績序

高陽生曰今之用人猶市穀也市人貫稻而賤[illegible]稷以稻爲市幸得駔儈居其間雖蕒稗必售如其以[illegible]

稷從而莫爲之先談人且目攝之矣夫五穀之樹之同耳薦宗廟羞王公其所用者同耳而或貴或不貴則世俗使然然亦詩矣夫旣貴稻而重賈之安用萸稗彼其生也與稻同登者也卒之驅儈爲政黍稷不售而彼售焉詩之詩者也今之仕者豈不然哉夫仕之取重者兩端上之則天子所籍次之則鄉國所籍者也上之即得中材往往自致青雲之上其次則多所非薄蓋什五而貴一人焉此稻黍稷之辨也顧彼善仕者藉資以干進率以萸稗而冒嘉穀之名於是斗筲之人寧爲萸稗無爲黍稷蓋靡然向風矣乃

若倜儻瑰琦之士不貴則已寧詎能委蛇蒲伏而干覬倖者之權乎蘇君以少壯入官彼固將有樹也上多其治邑且召而用之然竟不利既又多其治郡遷度支郎然復不利而一時同事之士翩翩乎千仞之上矣蘇君既以治行見知於　上世人弗察謂以為黍稷而目擯之此以耳視者也余觀蘇君亢直庶幾類汲黯為人如使其委蛇蒲伏幸而求前有褁足而逝耳蘇君居楚當攷績且將裁牘往焉客謂蘇君君無往也君治百里者二治千里者三部使者列君狀以聞章二十上不為不譽矣乃今移官且三年而

拓落如故君未嘗先所往也能先所往不往且來不能則往猶無往耳蘇君謂否余唯不能以至于斯乃今則欲以將毋行非干澤往也比者吾鄉不雨鄉人白日爲盜掠縣中吾毋春秋高非吾往且不能安枕頃吾所以來者徒以毋命不敢廢乃今幸而畢吾事且得奉毋歡吾往矣斷酒白首隸耕而將安用之嗟乎今之趣世者如趣市門亦相顧而化耳貴屨則踊者爲屨貴踊則屨者爲踊何有特操乎哉自蘇君從仕二十年曾不得志終身奉臣子之節綽綽然於進退之間賢矣夫卜式不以巧宦而終以黯不以

淮陽而隕名即君以此始亦以此終君蓋有足多者
上方弊羣吏之治當事者埽而更之今之市非昔之
市也藉令君甚不往善賈且至況往哉

送蘇使君歸省序

太原蘇君以度支移襄陽毋太宜人耄矣檄至蘇君
謝曰自烈學爲吏垂二十年幸而列民部乃今以推
見放猶得與二千石俱幸也顧烈有老毋願乞不肖
之身事之何敢復言吏事太宜人不可則命蘇君治
安車吾將去晉陽入襄陽則江漢之遺俗蘇君惟惟
車徒既具太宜人不欲行蘇君遂命僕合絲請得留

蔡太宜人曰嘻自入官而毋拜　君命之再而行
而毋何滓即一日在事猶孺子畢力歟　壬之秋
行矣蘇君竟不得請遂以單車行至則務愛養拊循
部中多其長者太宜人驩甚顧愈益康庚申春二月
甲寅太宜人春秋八十有四始矣會蘇君受檄所部
有事秦晉之間將取道太原爲太宜人壽守見在郡
則力賛而行之嗟乎人情之處骨肉宜莫如毋子親
子朝而出則夕以思暮而出則朝以思唯千仕則否
蓋親將以不朽者蘄其子子將以不匱者寧其親視
彼呫囁者愛者無爲也然則今之有土者果一切能

子乎哉季孫不以僭爵而名章閔子不以辭爵而義詘思貽父毋令名在此不在彼較然矣他日君自楚至入門升堂舉觴觴毋毋問曰若在郡何如其在冀州豫州君將舉郡事以聞毋且知君之政益和能得民矣又問曰若自郎署移官乃今在官何如其在郎署君將舉其所折節者以聞毋且知君之行益修能得士矣夫政和得民行修得士此古之人立身揚名者事也毋聞之必且引滿而釂第令以沆瀣為飲瓊糜為粻何以易此哉如使蘇君善仕自致乎青雲而名不著於當時澤不加於境內即歲被九章日食五

鼎亦齊髮上直耳其將謂太宜人何嗟乎郡中凡五大夫見幸而具父毋蘇君去見怦怦心動焉君不家食者僅一年終得以使事往見違顏且五稔乃今待罪守土將越境而面父毋可得哉即使他日得歸大人幸而問之狀條然意下口噤噤無以應之又何以當大人而中其離也昔人有言吾欲子以善養無寧以祿養蘇君兼之庶幾乎望太宜人之腹喜可知矣蘇君行乎哉

少司馬陸公平寇序

高皇帝法方伯分部而治即有不治則御史大夫出

而殖撫之南贛當吳楚閩粵之交其地深阻其民恣
雎其聲教不相及於是專設御史大夫一人秉節鉞
出行部四境乃安　今上即位以來江以西久承平
材官無所事事辛酉流賊入江西憲臣有死事者饒
平上變謂賊由張璉請亟發兵誅之乃爲師期諸督
府兵皆來會張公自兩廣駐潮州陸公自南贛駐汀
州游公自閩駐漳州必亟誅璉毋使爲東南患陸公
馳赴行部擊流賊於道大破之賊尋遁去公決策曰
使璉先期而出徒以空壘而老我師非勝算也虎出
泠柙其傷必多此不可不備璉出必犯漳州第急備

濟州寡無如矣既而璉果出漳州失利又遁去公下
令無問部士若賊黨有能生得璉者封萬戶予鉅金
次者封千戶予千金即得罪人脅從勿問乃得酋長
郭玉鏡爲內應誘璉出戰禽之其次蕭晩林朝曦皆
授首部中悉定公獻狀　詔拜少司馬其餘爵賞有
差當此時游公業已平島夷與行會閩吏民相語曰
偉哉陸公之再造閩也江以西始發難其流毒不深
廣東財力饒蓋用武之國獨閩坐困乏群盜充塞山
海間枹鼓相聞列郡盡城守矣游公方受事即有
詔命安能越千里赴師期哉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其

勢然也陸公當紛糾之秋冒瘴癘而臨不測之地發縱指示一鼓而殲之卒使游公無狼顧之憂決勝千里賊無噍類公之伐也璉睥睨漳州即不備長驅而北挾重寇而横行閩事去矣假令無失其版籍謂有土者何公獨早計虎既逸而檻之封疆之臣庶幾藉此以逭簿責公之伐也璉謀不軌其在脅從則首鼠兩端使徒按法而窮治之是搏虎而傅之翼也公布恩信遂令反側自安其卒也反戈而斃之不啻射隼師不必老士不必危不旬日而告捷公之伐也[illegible]六連禍結人人自危群無賴幸璉一出而應之不者[illegible]惀

然亶足而立矣璉伏誅民皆祐席釋之刀鋸之下拯
之溝壑之中肉骨而生之非直一手一足之烈也公
之伐也嗟乎豈徒公之智術足多哉此有由本也后
羿之受射其用視專也丈人之承蜩其操心壹也當
世之士習退讓而務因循項項然恐將自及即有緩
急將焉用之當璉初起時易與耳閩中有以策干軍
門請擧兵誅璉者格其議不行及其滋蔓其所徵發
不啻什倍之矣幸公在事以身爲將士先滅此而後
朝食此專一之效也正德中新建伯有社稷功其嚮
用由南贛起　今上以神武治天下海內晏然視新

建之時則公猶質矣乃今南備日本北備匈奴不謂無寧公由此起定武功修文德以輔中興之盛治古所謂社稷之役非邪由斯以談非直南贛以兩公重兩公者抑亦自相重矣公當歆至道昆從諸大夫後宜有言鄙人何知饗其利爲有德公之利社稷者豈不弘多道昆僅得其一隅惡敢緩頰乃若公之所以利閩者纚纚然在道路之口道昆不敏猶可僂指陳之遂次爲序

送方伯曾公序

方伯曾公之入閩也蓋有保闆之功云初閩冦攙塞

部中部中亡敢發一矢於是徵兵境外聚食者數萬
人有司無旦夕之儲又以冦故不復議征歛軍費所
出將一切倚辦於公公竭心計應之未嘗有所失諸
將士願爲公効死寇三入三殲焉部中旣平公乃上
書請告書畧曰臣往在司空舍中不幸有狗馬病其
後奔走南北病日益深比入閩閩事幾殆臣職司國
計何敢避難乃今部中平臣病甚願乞骸骨書奏公
輙治行余惟古人之去者三不得其時則去不得其
職則去老則去公年二十官尚書郎三十而朱輪四
十而銀印不可謂老自公主計以詘爲贏轉弱爲强

易危爲安議者謂公之功不在相國何下不可謂不
職方伯位藩臣之上卒三年而得列卿公自山東來
且三年奄奄至矣入而巖廊出而節鉞可翹首待之
蓋得其時者也公無當於三者公去者何余幸而莫
逆於公余觀古人庶幾乎得公之心矣昔巢由避世
說士誦之不衰當堯之時二十二人咸在事即使巢
由北面詎能有加於舜禹臯陶夫惟堯不能詘而巢
由之義愈高巢由不臣而堯之治愈盛何者竭澤而
漁漁之小者也赭山而田田之小者也漁渤海田孟
諸鱗介羽毛惡可以網罟盡也　今上法堯爲治二

三執政左右而贊襄之一此年黜陟幽明不遺餘力劾股肱修撰議則人人能矣其在箕潁獨可無此兩人者等哉故進則陳力就列而竭忠貞退則抗志潔身而秉高尚宜無不可乃公以此時去意在斯乎諸大夫國人聞余言則聚族而非之也若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彼託箕潁而逃在巢由則可耳公自結髮登仕不家食者二十餘年方諸巢由不可以同日語也得時而駕奈何中道去之嗟乎余觀古人庶幾乎得公之心矣何必巢由范蠡張良皆是也蠡佐勾踐平吳吳平而蠡遁良佐高帝滅楚楚滅而良行願

二子皆顯名於春秋不以其故貶義公胡不可也且也鳳麟之在郊甸豈不稱奇假令可摯而撥之直與雉兎伍耳公抱希世之奇而蕃藏其用即萬鍾千駟胡可攖邪乃今執拘論以為公留是將雉兎鳳麟者也諸大夫國人皆曰監司有去志故獨推轂曾公即監司善自為謀謀國謂何耳嗟乎余彊埸吏也安能視曾公然公去則余怦怦心動矣

送方伯萬公之楚序

癸亥歲十二月閩按察使九江萬公遷楚右布政使當行余既祖公芋原且受贈言之後會歲杪余謀大

將寘軍接仙遊賊敗而南尋逐賊出南鄙比還則令
奏 詔領閩事時時欲修故約日力不遑又以公嫺
於文詞假令操筆行間無足以當公者蓋遲遲者幾
二載且罷之既從楚使受書公以爽約來討即余不
佞又何敢無言初公入閩閩岌岌乎殆矣先是公嘗
分守閩以南諸郡修興化城築臺北門以控要害其
後有撓公議者夷其臺居無何賊果乘北牖陷興化
興化人乃奇公之畫且日夜望公來公至輒收兩縣
印綬以風有司籍士登陴以固城守科察將吏殿最
以程軍功人人幸得公保閩方且以爲遇公晩而公

行矣今方伯所部宜莫如楚完計所治程書宜莫如右使省惡用公右使爲哉余聞公始爲郎則使楚議獄亭疑法活不辜者數十百人至其郤金槖直獄辭尤籍籍在楚人口及公參知楚事得楚益深乃今三入楚矣楚地連城十五　寢園湯沐在焉其輕重視海隅較異頃者江漢大祲民且不堪又　景國將問山陵大役滋起左使方上計一切倚辦公公之勞甚也獨以公置楚夫非燭照而豫計之邪嗟乎自公引籍爲郎二十五年于茲矣故事左右使率數數遷轉不啻置郵公守右使者二年何遲遲也比年大盜用

事吏治歟　天子方與執政公卿明章畿內之治
其在方服則惟程督二三大吏務以身爲率以法立
廉俟其精久而效成庶幾乎同歸于一軌故遲遲也
昔之數數者今則踣之藉第令遲遲固今所急公毋
遲遲以也余又聞葛之先伯仲守分產其一九子其
一舉丈夫子一人於是九子聚謀吾兩家業等耳吾
九人者瓜分之曾不足以當其九一如彼何乃陰以
戶役屬縣官主莞庫與一人者俱既而九子匿庫錢
傳一人者罪之半沒其產久之九子乃出所匿莫敢
誰何其後九子盡亡其錢猶從一人者取給天報一

人而昌阜其後歷數世然後得公此遲遲之明效也
閩藩臬諸君子若閫帥既聞余言退相語曰作者重
自懟於諸貴故挾遲遲之說解之中外方且推轂萬
公今不遲遲矣

汪長君論最序

戚將軍之引兵入閩也汪長君以布衣從初戚將軍
發錢塘長君上謁長揖而請曰　高皇帝定天下垂
二百年　今天子中興薄海內外無不賓服即有一
二窺塞上頗　天子神武飭所部敗走之卒不使得
志去假令稍稍得志亦未闌陷一部蹂躙一名都者

日本逖在比耳往數苦浙又復苦閩閩自被冦以來蕞爾蠻諸酋什七八今之擁衆至挾日而陷郡邑者三城悉其衆不過五千耳夫日本以五千衆横行東南中國之恥也標聞將軍奉 詔討賊標請得以不肖之軀一洗之比戚將軍大破賊渚林既又破賊馬鼻長君斬首五級於法得封千戸侯諸戚將軍客善長君則交譽長君戚將軍所其言曰余觀長君而知通方之士也夫御莫如王良而使之控弦則拙射莫如羿而使之御六馬則不行何者所習非也長君業賈固未嘗習兵一旦提三尺劍從將軍游不旋踵而論

最安事習也今之執干戈建旗鼓者夫非將門子邪卒然聞警輒卻步不前第令驅之前反走耳有爲兵家之言者非穰苴蒐諸葛大者苞六合細者析秋毫能矣即有緩急則又踟躕四顧口噤噤不能發一辭衡所能者安在也彼其世世受甲童而習之猶然若此長君能哉人亦有言士固有志新安多大賈其居鹽筴者最豪入則擊鐘出則連騎暇則召客高會侍越女擁吳姬四坐盡歡夜以繼日世所謂芬華盛麗非不足也長君以豪俠聞年五十所矣顧翻然有四方之志視芬華盛麗不啻脫屣去之寧爲三軍厮行

迸外夷以尊中國無寧爲游閒公子揚揚得意以傲
市人寧露衣薄食臨不測之地以希不朽之名無寧
以身殉財身沒而名不稱也若長君者所謂志士非
邪雖然長君知時矣李廣號飛將軍而卒不偶上式
由牧羊起而自致三公時也當東南始操兵一時名
將皆辟易即長君出能乎諸夷毒東南者十年天固
厚其毒矣乃令假戚將軍手一舉殲焉殆天亡彼也
長君由此奮起猶之摶扶搖而南也時乎哉時乎哉
長君有兄子其護戚將軍軍既閒諸客言竊笑曰客
推轂長君者三第未覩大都耳長君始壯夢神人與

語長君貴人也何嘗爲長君秘而不言其後二十年而信此所謂神授果能邪志邪時邪

海陽治最序

部使者行縣悉得譴舉有司其或兢兢惟恐失人政未成輒舉矣　今上當天官議即有司異等非更歲不以聞蓋必待其日至而後質成於民治便往寇入吾郡家大人避地海陽人謂出境受壓何如入城府家大人則以王明府在吾視海陽不啻晉陽吾得主矣余在疆場業已聞明府名及余釋事過海陽而海陽諸父老日誦明府賢也其言曰吾邑中以賈代耕

其征科視歙等君侯時吾贏詘酌緩急之宜凡有輸
於公無敢入奇羨居庭皭然若秋水毋敢以非禮及
門邑故多訟往者率藉手他人君侯較若持衡訟無
小大必親聽即有不得必憑軾親蒞之於是人稱神
明訟可片言折也邑故患盜往者或闌及無辜君侯
詰盜毋毋得株連既伏辜必窮治其淵藪盜駸駸熄矣
邑事故煩君侯勞甚病且嘔血顧孳孳自如如天有
意海陽假我朞月海陽幸哉居有頃中丞謝公曾公
列明府治狀檄所司以異等之禮禮之既而部使者
蔚公高公遞致美辟檄所司如初禮於是丞簿尉三

君奉檄唯謹介太學生王宗賢氏乞余言為禮幣先余居山林業農圃久矣昔余嘗謂養士養民亦猶乎農圃也時耕而耕時耨而耨時穫而穫是為老農蓻之若子置之若棄是為老圃夫何故善養故也洚水為潤嘉穀不生疾風振之嘉樹不殖即天地施生終不可以凌節況其它乎今之長人者視一官如六傳置民事罔聞亡論已抑或用智喜事汲汲然趣焦赫之名譬之揠苗為害滋甚仲尼為政不廢朞月三年彼且以鷹擊毛舉為能旦暮可足吾事惡在其為養也古之用士授之事惟患弗勝勝矣患弗習習患弗

成不貳事不移官蓋其慎也乃今朝樹梧檟夕尋斧柯藉第令有萌材不材矣辨自明府入境不彌月而得民和以此責成不難速效顧明見秋毫不以剟察而傷愷悌惠流境內不以煦煦而近譽虞其善善而知矣即所部過明府不難以一見決之然猶守經而必歲至而後以聞良以海陽樹鄉校耳譬父老閒余言也喜相告曰所部推轂君侯猶然有待吾儕小人也心竊望之及聞養士之言爽然釋矣如天有意海陽庶幾猶得益我春月海陽幸哉

太函集卷之二

太函集卷之三

新都汪道昆伯玉著

序十首

送部使者陳公還朝序

巡狩天子事也其制具在虞書戴記中後世務廣土而事煩與於是乎天子不省方而部使者出矣部使者入侍天子得以獻替國是臧否百官出而監於方伯部中奉三尺法以代天子將事大者上書入告次者下有司治之至尊重矣藩臬統郡縣領部民連帥統材官領部士壹禀於部使者然後受成兢兢然若

奉天子寵靈罔敢不肅至謹嚴矣居之以尊重涖之以謹嚴故用猛則殘用寬則慢慢則無法殘則無民其何以布上威德善乎南海陳公語曰古人為法家必以正直忠厚為務有味哉余與陳公同事者二年蓋知其非虛語也丙寅六月公得代且行於是藩臬諸大夫若長吏相語曰陳使君持大體不求多於人即人有不當於心正色而語之故業已謝罷則相遇如初諸小吏不馴與之更始必其自棄然後與衆棄之頃奉　璽書褒寵賓自巳至癸凡五年使君明察秋毫不遺餘力誠知其非罪未嘗毛舉以病人蓋

德禮長者也使君行矣諸父老皆曰比年境內多厲
則亂民爲之階使君法其甚者數十百人以令境內
居常循理無害囹圄稱平乃若省役寬租與民休息
諸所損減歲計不啻二十萬金古稱德威德明使君
庶幾矣諸將士又曰將在外必以部使者爲監制也
藉令輿臺視諸將犬豕視三軍甚者離心不者喪氣
何以議戰使君申明軍法若揭日月而行其於諸將
瑕疵雖數有功必察即有足術終不以一眚掩焉至
其問燠寒察饑飽詢疾苦拊瘡痍即古之宿將不能
及也將兵將將使君兼之今行矣公戒車徒余屬于

墨客卿爲御客卿請曰　高皇帝法部使者率歲一更須者東吳西秦請留使者又更一歲　上從吏民便許之自陳公入境甫及二年功用章章顯矣誠使閩人以爲請　上獨不爲閩人地邪余曰固也古者天子巡狩循四時歷四岳亦猶天道循環然凡其所以觀風設教慶讓諸侯莫非天也夫天職生物著不息以爲功日烜之風動之雷霆鼓之雨露潤之隕霜殺之大較爲生物設耳然暘亢則害雨淫則害飄風終朝則害十月而雷六月而霜則害何可久也部使者受命於天子取法於天布令如風明法勑罰如日

澤如時雨威如雷霆肅如霜露一有不節其不爲之
者幾希又惡用久且也斗杓運而四時行内治脩而
萬國理部使者之在行部則其烜者動者潤者
殺者直以其身親之功用章章顯矣乃今還報　天
子自中決策而行若在斗杓斟酌元氣此之爲烈非
直一手一足之多也公行乎哉客御吏端問曰中丞
與部使者同事而淹速不同何說也在令甲諸方國
有大故則列御一人蒞視之事畢乃罷乃今疆事未
畢故並建焉中丞曰天子守土之臣部使者曰天子
命吏夫命吏則承天之命而致之民天道也守土則

畫地而守地道也天行健而地有常此淹速之度耳姑余待罪守土蓋與陳公同將閱歲二更無一善狀即淹境内無爲也陳公旣去吾甚愳於陳公

送胡使君遷江西按察司副使序

漢邊郡率置守有急則守帥士卒給饟糧禦之故漢數有邊功多守力我　國家置守如故獨主餉而不主兵世久承平縉紳大夫在事介冑之士一一取受戍守則以吾職拊循唯民事急耳疆場之事厥有司存抑或饋餉不供械器不給亭障不治一切罰不闗兵出無功輒傳主兵者罪被巳將率柰何老師而費

民財豈乎此反裘負薪者耳文武並用凡以為民莫
非王民則亦莫非王事今世所謂良二千石豈不皎
皎乎日治程書議錢穀刑獄出入不遺餘力務得境
内之和此之為勞即匹夫匹婦得矣乃若四方有敗不
啻以渾量人顧獨嬰城自如日持諸將之短藉能釋
憾於諸將其謂民父母何往寇入閩越者十年閩禍
極矣大將軍戚長公歷數十戰寇始平當是時西蜀
胡使君為福州守大將軍將數萬衆歲食數十萬有
奇水陸分部若火鼓旌旗戈矛衣甲冊楫樵蘇之屬
不下數十萬兵出一切倚辦福州福州四面應之悉

如期至以故鬬士趨距不旋踵而告成功大將軍謂
余漢高帝馬上得天下而功首酇侯酇侯居關中給
餽餉不絕糧道而已非有論最先登之伐汗馬之勞
顧獨居首功羣臣避席不暇其斯爲制勝之本三軍
之所天也福州蓋入閩都會譬則關中繼光幸有尺
寸功悉福州出乃今繼光蒙上賞而福州僅僅賜金
明公往往論福州功其何以爲福州地余聞君子不
倍本宜莫如大將軍請毋論福州功其人足多也往
余守襄陽郡人或以爲能襄陽當江漢之衝不無事
矣大都厨傳舟車之細務即措手不難事紛至吾猶

將不堪甚則見於色矣福州當省會而主軍實其勞佚難易什倍襄陽福州從頌其閒恢恢乎有餘地古稱大臣之度福州近之余將上書言福州會余得謝未遑也元年冬十二月大將軍遺書曰繼光奉　天子詔將去閩福州胡使君乃始遷江西按察司副使盖分部九江者也明公未及言福州於朝意不自得乃令乞一言以明其伐庶幾爲後事者之師嗟乎福州勞苦而功多九江則循資轉耳即福州多大度淹速不入于心顧更五載而徙一官於恤勞乎何有九江故盜藪也今且晏然監司視郡縣之成吏事少彼

中若匡廬彭蠡其鉅麗不可勝窮使君部署在焉其適可知矣使君勞且久乃得九江此張弛之義也往余待罪幕府則二三君子推轂之閩越幸得息肩惟二三君子在乃今大將軍去使君亦去一時從政者新矣天憝閩越願得人如大將軍若使君則百姓之德也

贈余德甫序

昔在　先帝諸尚書郎往往以稱詩鳴而濟南李于鱗吳下王元美並建旗鼓豫章余德甫後至則皆奇之相語曰德甫新羈而取直道夫非後發而先至者

與余家父游業已私識德甫比入閩受疆事乃得德甫同官閩方苦兵未暇持文墨兩人心相許也方宦若平生驩既而德甫有人言遂罷去人謂豫章方拱把然具卿材乃今中道棄之德甫何罪嗟乎余竊嘗聞之德甫矣袁州胄子故受室南昌熊氏則德甫妻黨也丈人能文學入相邸一日過德甫舍中會德甫起尚書湖涇憑叩者丈人入內呼曰余郎不謂當路子者何內應曰余郎起草茅何敢輒附赫赫丈人勃然曰四海九州之人爭願自附而不可得余郎托在瓜葛何附邪且日召德甫過胄子門丈人讓胄子曰

君家推轂鄉人無問疏戚余郎托在瓜葛且賢柰何疏余郎甚也胄子謝曰非丈人余郎不至不肖未嘗疏余郎無何德甫以使事出會罷計吏德甫補官入閩居三年無罪見放則胄子以也虞周之世不嗣不孥彼其罪浮於吞舟惡可漏網乃令淵魚必察而波及於所不知者何人則揣摩者甚之耳要以丈人爲德甫地豈不惓惓德甫爲郎七年乃得副使丈人何力之有及袁州罷相而德甫從之則丈人之爲也其閒轉福爲禍豈非命與嗟乎漢文令主絳灌功臣[illegible]陽少年卒于不振往當路求多於德甫余爭之瀝[illegible]

揣摩者先入之竟不納當路雅知德甫且信余言卒之說者得行正議沮格吾道將廢其謂公伯寮何藉令胄子不爲鄉人丈人不爲絜介德甫亦將不免故曰命也嗟乎于鱗杜門元美蒙難乃令以名高用世者不亦鮮乎彼直以詩書隱約樹不朽之聞於二三君子得矣德甫家食且久其稱詩視疇昔愈工與其希尺寸以博顯榮孰若託千秋以垂大業此失馬之喻也德甫盖辯此哉余既釋閩事德甫幸而教之曰日德放棄明時誠不自知其罪公在行部獨爲曰德暴不平願乞一言使有辭於後世嗟乎後世之信德

甬者衆矣安事余言

大將軍戚長公應詔京師序

往余有事閩越蓋與大將軍俱事平則大將軍留塡閩越　今上即位匈奴入西北邊　上用羣臣言趣召大將軍以備緩急往余與大將軍言邊事大將軍率以爲難其言曰西北視東南難者五島夷航海至其大舉不過二萬人匈奴伺邊往往不下數十萬邊地凡數千里備廣而力分彼以全力而趣一軍無堅不入一難也島夷袒裸跳梁鬭在五步之內匈奴控弦鐵騎卷甲長驅疾若飄風士馬辟易不暇二難也

中國所恃者火器耳北風高厲胡塵蔽天我當下風火不得發三難也島夷來去有時非時輒不能涉海去譬之射隼亡能出吾彀中匈奴所至無留行去則島與終不可制四難也薊遼宣大藩衛京師或在咽背或在肘腋以故列鎮相望畫地守之彼界此疆不齊秦越號令不一烽堠不通雖有聲援鮮克有濟五難也有一于此猶將不振況五乎余惟匈奴雖彊漢數能得志卒使王庭北徙封狼居胥以還漢之力臣衛青霍去病數人耳彼或御兵法不用徒以天幸得完大將軍以節制聞何論衛霍假令受西北事顧安

所決策哉大將軍謂余繼光何敢策事則使待罪西北直以不肖之身從之無益也五者之難亡論已今即議戰其何以當戎行禁兵則忞睢召募則烏合徵發則道敝分戍則坐饑弊久矣誠得寬文法假便宜簡禆將三十人分募邊郡諸縣之士合三千人爲一旅將以禆將縣令爲監兵甲餱糧各以縣給爲之部署或以車或以騎或以步兵合三旅爲一部將以偏將執憲爲監合十部爲一軍主將將之監以督撫視浙兵法分合更番訓之三年乃始議戰戰則以車距敵以步應敵敵少卻則以騎馳之必俟虜有可乘然

後以討於塞外方其未集吾可得志不難幸一擊以張軍聲虜必大創是則以奇爲正以衆兼寡以實擣虛法也此衛霍疇昔之事繼光寧詎能乎余善其言業已志之心矣乃今奉　明詔以往大將軍果以爲難乎抑易邪世久承平右縉紳而左介冑徒以文墨議論求多於封疆之臣其在外藩非旬月不達即失利庶幾猶及於桑榆邊地密邇京師朝發夕至一聞告急詾詾然羣起而督責之彼且未遑以一矢相加已從吏議雖有衛霍曾不能自堅乃若孟明俘囚李牧入保又惡得免凡今在事不啻負鉞而行此之爲

難難可知已即使當大將軍議必三年而後有功彼或見卵而求晨棄齊疏而急袒免一齊衆楚大將軍其謂之何在易之師二多譽四多懼遠近異也近則瑕疵易生故必以退爲進待時而動夫非社稷之役乎哉顧任用何如耳昔之命將閫以外悉制之蓋專則成不專則敗長子帥師君命三至專矣假令多所沮撓徒使弟子參焉一國三公不敗何待安危在出令存亡在任使固非虛言雖然有非常之人必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必有非常之功方叔之平蠻荊由北伐起故其詩曰薄伐玁狁蠻荊來威此非直以

積威薄之功見而上下信矣大將軍由閩越以北其積威何可勝言海内方推轂大將軍無不信者大將軍非常人也果以爲難乎抑易邪

送方敬之序

往余有言箕者善弓裘者善冶則其習然哉士即有奇不習猶將不利乃若一旦授之事可必有功唯方仲子能耳初仲子受博士易同伯子叔子並以童子知名居頃之伯子夭其後叔子舉進士高等拜參知仲子往往傾諸生僅得貢士乃今待次主爵不啻三年會　今上改元有司當大比士仲子例得就試顧

不欲行鄉人則以仲子居鄉倜儻負大節鄉人有所畫策無論賢豪長老皆從仲子受成即有違言幸仲子居其間遂解昔庚桑子居畏壘不藉有土而其道尊不煩程書而其民化君子苟可以善世則潛見鈞焉譬之璞玉精神見於山川何必特達余惟君子時潛時見其澤皆足以及人然難與絜廣狹矣始於戶庭達於州里則潛者能之要以德普而功深曾何有於畏壘仲子急人之急誦義鄉曲閭賢矣禹稷汲汲當世民到于今賴之此非一手一足之烈也仲子辨此哉仲子曰不然願靜春秋長矣如其事道而從言

資簿學道則吾不能如其非事道而往吾足有老毋在啜飲可供吾卒而有餘年饘粥可備非事道則吾不暇吾無往矣余謂仲子君子非事道何事邪仲子以易發家請言易夫丘園高尚各以時行方今　聖主當乾羣公保泰此固利見之會彙征之期也仲子不及此時翺用謂從事何且也委吏乘田孔子不以其故賤節漆園柱史夫非非常之士乎哉兆足以行莫非事道仲子往矣仲子曰固也士之趣世猶趣市中貴朱爲朱貴紫爲紫乃今齊紫之價什倍吾貿貿焉以朱投之不售明矣何往爲嗟乎彼一時也此一時

也文質相勝猶循環然近世士未知方文滅質矣
明詔初下有司務敦本實思得斌斌之士以修太平
我朱孔陽安事齊紫昔和氏有璞楚人三抵之即愛
身身與璞俱廢耳非直楚人過亦和氏過也夫惟三
抵之而不以爲詘故至今頌和氏不衰仲子毋委質
於楚人人將急仲子矣仲子敬諾遂行

送蔣啓明之霍白序

高皇帝疆理天下一切倚辦縣官歷二百餘年縣政
多沮格上之人操吏民之治率左吏而右民廉近黨
卑法日削矣甚者寧失良吏無寧失不令之民於是

不令之民睥睨長吏有不得羣起而彈射之於長吏
何有以上則脂韋若彼以下則恣睢若此縣官子然
中立不能不與上下浮沉覩于吾身可幸無事足矣
寧詎能奉三尺法與百姓更始哉岐伯有言亢則害
承乃制制承而有制何亢爲不制而承惡得無害乃今
投人以正治一不效輒斥之庸醫罷瞑眩而務因循
此以水濟水以火濟火者也即病日甚病者猶以爲
良此豈醫之罪哉不知醫者之罪也今天下諸縣宜
莫如浙江難相望七十餘城大半出高第雖有善政
必席厚資難矣松陽僻陋其民雕悍易爲邪難之難

者也蔣啓明受松陽令蓋易言之且曰人謂松陽難
者民閒習兵喜鬭則弭亂難公賦多逋負則催科難
豪舉多比黨持縣官短長則止謗難也吾第為之重
農務絕兵端民惡得而生亂以時征歛民惡得而後
公家不忮不求民惡得而議吾後吾往矣啓明力此
三者上下宜之二豪籍博士弟子名蔽富民復其役
啓明檄博士數二豪狀卒役富民二豪上書汙啓明
皆抵罪會諸縣當上計所部則以彊事請留啓明部
使者私語啓明極知君無害二慽在疇能保其無他
賜第從量移斯去危即安矣天官當部使者議啓明

以雹白行嗟乎啓明之治松陽不遺餘力上下宜之不者唯二豪直稂莠耳二豪業已抵罪由此而推轂啓明使彼知縣官親而尊卑不可踰將改慮從令之恐後辨上下定民志松陽其有終乎乃啓明卒以無罪行罪人之計得矣繼啓明至者惡謂無人他日境內視之不啻髙墉隼耳語曰文武不備良民懼啓明去謂良民何子產惠人則自昔稱之矣始不得于鄭鄭人願得而甘心藉第令移官是子產無令名而鄭無遺愛也即天官不爲一人地獨不爲一縣地邪啓明謂余曉既以雹白行矣請得言雹白無論松陽余

性東粤又稱兵民未知所息趾非豪傑在事無能爲
東粤謀電白保界山谷中兵革不起即民有疾苦猶
得壹意拊循之其事省矣高州昔在荒服其聲名文
物視浙相懸其民侗矣東粤故饒益多欲者率以外
府趨之卒以簋簋隕名比比然也啓明以其治松陽
者治電白不亦皎皎乎哉名曰起矣事省則易集民
侗則易信名日起則上易知人所難者彼固易之或
不能無得失人所易者彼固難之將無施而不可也
鄭卒用子產政乃成電白之視松陽莫非　天子民
人土地即啓明以松陽始以電白成之其令名固自

在边府明行哉故人吴明卿由邵武徙高州守明卿轗軻甚矣宜知啓明第持吾言以質明卿且有味乎吾言矣啓明唯唯

送鮑子良入龍山序

高皇帝下功令徧置博士諸生必其通古昔才足以決策當時然後以明經進三事卿大夫以及郎吏大率由之乃今士習卑卑務剿說以飾經藝幸而入彀其中未必奇彼其通古昔才足以決策當時屈首而老諸生何可勝道也　今上即位詔郡國舉諸儒宿學將徧巖穴之士而畀進之有司四顧躊躇卒無以

應明詔夫人齊無瑟豈盡無瑟哉竽者前矣余爲諸生蓋與子良同學子良通古昔才足以决筴當時故司馬潘公鮑公遣其子相師友子良居常負意氣雅從邑人胡巨卿吳世夫汪性夫方敬之方定之及潘叔子游其後世夫以邊吏忤上官陷非法子良與性夫計赴塞上脫之巨卿爲莒大夫延子良授莒諸生業子良絕口不言莒事莒諸生益多子良巨卿終尚書郎諸兄弟子爭爲後莫敢定子良持大體卒得可者後巨卿隆慶改元敬之潘叔子皆入貢定之亦貢性夫業已入貢爲王官子良上書謝督學使者則去

歙之淳安將營龍山老矣入言鮑子奚去去者厥繇歙生齒繁衆不足以支什一居民左農而右賈百繇一贏寬則詘不勝贏急則贏不勝詘淳安故歙略也編戸少其俗務本力田鮑子居里市中游道廣矣將不給淳安地僻寡交游去泰去奢于鮑子得矣顧輕身而去父母之國謂鮑子何嗟乎許由讓帝而名箕山庚桑楚尸居而穰畏壘此兩人者非箕山畏壘產也且也魯仲連以布衣羈旅之士一言而存孤趙郤虎狼秦彼操奇節立名所至而功見言信匹夫之澤豈盡出顯者下哉子良故游淳安郡縣大夫數過子

良於市太守張君倅魏君林君令海君鄭君皆先後賢者一切以上客之禮禮之往年寇入淳安子良爲有司畫便事成要害嚴收保其年寇而不害子良與有力焉及藩大夫建議請置監兵使者部署吾郡衢嚴之間寇由此息實用子良謀或謂子良從他人縣中決策有魯仲連風此一試也乃今擇而處此彼且以此爲箕山彼且以此爲畏壘即弓旌所不及俎豆將焉避之何不可也子良謂余遂非避地爲高隱也遂既倍父毋十兆龍山葬焉墓側一區則遂以待窆遂老家食生無以承父毋驩乃今幸得卒事違二

百里而去之無人子禮遂遂將築一室與妻子俱生則負薪拾穗以供烝嘗死則飾巾待期以從父毋地下足吾事矣遂不敢安敢望許由庚桑楚魯仲連輩乎居不涉俗隱不違親子良近之矣余淺之乎識子良也余則鄙哉

贈黃全之序

自近世經術興則閩士爲嚆矢我　國家令諸博士授業非閩士說者不傳於是四方之士屈首受成不啻功令彼都人士斐然與江左浙右同風乃若脩古屬辭則鄭繼之王道思稍著納諸作者之軌余不敢

知何董董也夫以干時則若彼道古則若此擇可而
進惡能舍彼從此哉黃生閩人也生之言曰余讀博
士書不終卷而唯恐臥至其所論著愈益卑卑童而
習之迄于白首何益古人以詞賦取重猶自謂壯夫
不爲乃今作無益而白首甘焉非夫也天全不敏終
不以此而廢餘年請從此逝矣於是釋博士業去而
攻古文詞余壯黃生召而與語　文皇帝稽古立教
務引于正經某子甲起家建安幸而在事其所稱載
莫非鄉黨里閈之言言人人殊不能無得失彼直登
之鄒魯之上一切尸祝之遂使曲士拘儒愈趨愈下

經術奚病第病百家之言耳藉第令舍彼取此經術安可廢哉作者之雄無若屈平左氏漢司馬之屬操六經而引繩墨其曲直可得而言故忿悁病騷浮誇病傳病賦者意汰病史者議卑譬則尚父登壇植文北面穰苴孫武悉在鴈行一鼓而左右之敢不用命後世相沿綺麗畔于遺經莫爲中權遂至不掉激而怒矣猥云屈平誕而不經猥云左氏或以卑疵或以奢溢猥云子長長卿賢則子玉之代子文否則騎劫之代樂毅相去遠甚生顧以經術病豈經術非邪黃生灑然曰如必六經惡取屈平左氏司馬唯王者貴

屋左纛玉食袞衣天下莫不仰其崇高位在故也人臣而僭擬王者是爲不臣端章甫路車鑾和亦人臣之盛節也六經聖者事也騷賦史傳其斯爲盛節矣乎生辨此矣黃生唯唯居三歲生適東海說余論文且曰天全偶偶獨行恐將失步願奉教以往嗟乎士尚友千古直將旦暮遇之則其言在耳生歸矣上之六經下之屈平左氏司馬燦然具在惡謂閩無人哉余故用武人也惡知論文令之論文者吾惑之請以武喻大江左右率以歐陽曾氏主盟即使與漢並驅彼猶將爲二氏左袒大都視舊業爲近取其易通弟

靡波流卒以没齒此靡寧也少年盛氣攘袵而從古人即有說闡郲爲高論大丈夫亦自爲法耳法古何爲此謂驕兵兵驕則失律矣抑或孳孳學古亦既成章久之多岐亂心背其所就業十之矣顧猶妄自尊大守其名高此竊號之兵卒歸於敗耳生能誦法盛衰左氏司馬而壹禀於六經奉三戒以周旋毋或失隊則天吏也生歸矣玉融郭建初猶然守經術往從余論古余善之歸語建初亟卒業以便從事河清可待人壽幾何不然齒髮髮長矣

送吳生序

吳生故千金子也結髮而傾俠少挈千金散之顧獨喜稱詩徧謁作者時濟南李于鱗江東王元美故鄣徐子與南海歐楨伯並以稱詩顯引爲布衣交生歸從不佞洪中蓋朞月往矣屬不佞有肇林之役生獨踴躍請行曰僕故結客廣陵且吾鄉長者具在乃楨伯移官去待僕而行僕請使廣陵宜多應者其始發則汎浙江入吳會元美在焉僕請爲公使元美由廣陵入楚子與分部楚中僕艤漢陽請使子與由漢陽抵大嶽請使周襄諸侯王由中嶽東出岱宗于鱗方在大事僕杖馬箠走歷下請爲公弔于鱗戒有行期

譔待命嗟乎歲事卑矣生獨求[illegible]褐犯霜露輕千里馳之即歲大寒不無行者大都[illegible]利之所有事慕羶者之為乎生獨增益佛土歷形[illegible]為急諸賢豪直以三事往耳聲利何有哉昔人乃病三游生何病也顧生數有酒過或亦以此病生然生無他腸獨任俠自喜其游知交皆德禮君子宜知生即生不羈願毋瑕疵生耳

贈方生序

郡中諸少年介二仲來謁乃從里社得方生余嘗語生翩翩者也與其從里俗為富家翁子無寧折節為

儒生聞余言灑然有槩於中矣退而深念曰用彬不敏又惡能儒藉使紛如爲世儒世儒安足爲也今少主即位亶聰明作君師藹藹吉人集于上國誠願從先生往受業成均進而竊睹萬乘之尊百官之富郊廟朝會之典公車召對之儀退而治博士諸家之言友天下之士於余小子足矣假令屈首主賓不異闒覩即被齒髮困蓬蒿奚益疇昔世儒直將褫其冠而溺之耳何爲哉元年冬生入太學會日長至縣官有事南郊觀于圜丘莫不秩秩生逡巡而歎曰美哉洋洋乎郊之禮至大禮也非聖者其誰與議之貽

厥亦讓　世祖是已有開必先　今天子是已歲大
祫　天子祗事廟中生伏而歎曰至矣哉於穆肅雍
帝容具矣明年正月元日　天子御明堂內自三公
九卿百司執事以及胄子諸生外自京兆尹羣吏有
司尉史功曹以及諸吏酋長莫不咸在生曰噫嘻遐
哉明德朝萬國而款四夷即虞夏殷周方斯蔑如也
既而羣吏上計太宰質成　召庶司卓異者面諭而
禮之遠不職之尤者悉從吏議生嘆曰　聖主哉殿
最必稽諸衆賞罰必身親之堯舜以來弗能易也南
宮舉進士三百　上策之廷既次其名　上親署其

高等生竊嘆曰幸哉士得所觀而興也若水火若風雲夫是之謂共惟帝臣利見之會也士其無負矣乎嗟乎主聖而士無良非士也感而不奮非夫也在觀之四觀國利賓生之所爲觀可與觀矣由此而賓王家則儒者事生何讓焉生避席曰竊聞燕以骨市而千里馬三至國中即鈞奇宜必以類應故必千里而後至驚然乎哉今士之發跡四方非天下馬則國馬也余小子駑下將焉用之安事賓矣余聞之否否生惡在其不千里哉譬之上閑必然首騏驥或以德取重或以力程能吉行則服乘輿師・行則服戎路即廿汀

有盡有不盡終不以其故貶良士亦宜然顧所服何如耳　今天子眈眈儼恤立賢無方或掖縫衣或冠蚪注幸得一當任使皆足以自效於明時若杖策轘門載筆禁闥或以畫策或以考文外則佐百姓而拊循之偲偲焉舉其職有一於此上方務旁求之不暇寧終局趣轅下乎哉昔張廷尉事漢文故由貲起惡在其千里也生再拜手曰用彬彬不斂夫子顧策之舍業爲諸生乃今得從胄子相周旋幸矣夫子申之以一顧而直將畜之輿衛之間即自知下乘敢不驤首以從嚮往

[illegible][illegible]卷六十三